

伊斯兰文化

阿拉伯语被动语态的文化解析*

国少华

摘 要: 阿拉伯语使用被动语态的频率相对其他语言较高。本文试从文化的视角对这种现象进行解析, 从中认识阿拉伯语语法所显示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元素, 即阿拉伯语语法不仅反映出阿拉伯人受到的希腊哲学思维方式影响, 也反映出伊斯兰教信仰及由此产生的认知世界方式对阿拉伯人思维的影响。

关键词: 阿拉伯语法; 被动语态;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跨文化交际

作者简介: 国少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北京 100089)。

文章编号: 1673-5161 (2008) 06-0044-07

中图分类号: G371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阿拉伯语”(01BBY029)的阶段性成果。

“语法是语言的组织规律, 是本民族成员或语言社团成员共同遵守的语言习惯或约定俗成的规则, 它的本体存在于本民族成员或语言社团成员的心理之中, 它反映着本民族成员或语言社团成员的文化背景、民族心理、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 所以语法最能体现语言的民族特点, 它带有鲜明的语法特征, 在语言对比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 181} 阿拉伯语语法属于有明显形态标记的形式语法, 在这方面, 它虽与汉语截然不同, 但与印欧语系语言却有相似之处。阿拉伯语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 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核心与基础之一, 它在语法范畴和语言结构上不仅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 同时也受到希腊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对此, 艾哈迈德·爱敏有生动的论述: “毫无疑问的是, 阿拉伯人或穆斯林很好地利用了从希腊文化中学到的知识, 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和创造。他们并不是一味地生搬硬套, 而是用一只眼睛看着希腊文化, 用另一只眼睛盯着伊斯兰的教导和阿拉伯文化, 从前者选择适合后者的内容, 使两者融合在一起, 成为既不是纯粹希腊的, 也不是纯粹伊斯兰的新文化。”^{[2] 259} 本文将从阿拉伯语语态和句式结构方面进行探讨, 以期在阿汉语法差异的比较中, 突出显示阿拉伯语语法所蕴含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元素。

一、阿拉伯语被动语态使用的案例分析

阿拉伯语中存在主动语态与被动语态, 并分别由主动式动词和被动式动词表示。阿拉伯语的

被动语态中不仅动词会发生变化，而且整个句子结构也会随之改变。

根据我们对《古兰经》中篇幅较短且被动语态使用较多的三章进行的统计，其使用频率分别是：在第 69 章“真灾”中达 23.1%，在第 81 章“黯黯”中达 60%，第 88 章“大灾”中达 33%。当然，在《古兰经》中，也有不少章节中并没有使用被动语态，但这些章节中以“真主”作为主语的句式占据较大比例。我们以《古兰经》第 81 章中被动语态集中的前 14 节为例^①：

إذا الشمس كُوِّرَتْ وإذا النجوم انكدرتْ وإذا الجبال سُيِّرَتْ وإذا العِشَارُ عُطِّلَتْ وإذا الْوَحْشُ حُسِرَتْ وإذا الْبِحَارُ سُجِّرَتْ وإذا
النفوسُ زُوِّجَتْ وإذا المَوْتُودَةُ سُئِلَتْ بِأَيِّ ذَنْبٍ قُتِلَتْ وإذا الصَّحْفُ نُشِرَتْ وإذا السَّمَاءُ كُشِطَتْ وإذا الْجَبِيمُ سُعِّرَتْ وإذا الْجَنَّةُ أُرْلِفَتْ
عَلِمْتَ نَفْسٌ مَا أُحْضِرْتْ " (81: 1-14)

当太阳黯黯的时候，当星宿零落的时候，当山峦崩溃的时候，当孕驼被抛弃的时候，当野兽被集合的时候，当海洋澎湃的时候，当灵魂被配合的时候，当被活埋的女孩被询问的时候：“你为什么罪过而遭杀害呢？”当功过簿被展开的时候，当天皮被揭去的时候，当火狱被燃着的时候，当乐园被送近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他所作过的善恶。

在这 14 节中，有 12 节使用了被动语态。第 2 节使用的是不及物动词。前 13 节都是第 14 节的条件句，马坚先生将其翻译成时间状语句，从意义上更为贴切。第 14 节是结句，或称之为主句。其中的“ الشمس”，“النجوم”，“الجبال”等按阿语语法分析是被动式动词的代主语，其真正的主语“الله”（真主）在经文中没有出现。因为在伊斯兰教的信仰中，这一切现象的发生均受真主支配。因此，在阿拉伯语中，凡被认为是由真主主宰支配的行为，一般会使用被动语态。

试比较以下各组例句：

(1) - "الذين يؤمنون بالغيب ويقيمون الصلاة ومما رزقناهم ينفقون" (2: 3)
他们确信幽玄，谨守拜功，并分舍我所给与他们的。

- كلما رزقوا منها من ثمرة رزقا قالوا هذا الذي رزقنا من قبل وأتوا به متشابها" (2: 25)
每当他们得以园里的一种水果为给养的时候，他们都说：“这是我们以前所受赐的。”其实，他们所受赐的是类似的。

- "واشربوا من رزق الله ولا تعثوا في الأرض مفسدين" (2: 60)
你们可以吃饮真主的给养，你们不要在地方上为非作歹。

(2) - "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كتب عليكم الصيام كما كتب على الذين من قبلكم لعلكم تتقون." (2: 183)
信道的人们啊！斋戒已成为你们的定制，犹如它曾为前人的定制一样，以便你们敬畏。
- "... وابتغوا ما كتب الله لكم..." (2: 187)

...可以求真主为你们注定的(子女)...

(3) - "والذين يتوفون منكم يذرون أزواجا يتربصن بأنفسهن أربعة أشهر وعشرا" (2: 234)
你们中弃世而遗留妻子的人，他们的妻子当期待四个月零十日...

- "إذا قال الله يا عيسى إني متوفيك" (3: 55)
当时，真主对尔撒说：“我必定要使你寿终....”

(4) - "وهل ينظرون إلا أن يأتيهم الله في ظلل من الغمام والملائكة وقضى الأمر والى الله ترجع الأمور" (2: 210)
他们只等待真主在云荫中与众天神同齐降临，事情将被判决。一切事情，只归真主安排。
- قال كذلك "الله يخلق ما يشاء إذا قضى أمرا فإنما يقول له كُنْ فيكون" (3: 47)

①本文引用的《古兰经》及马坚先生的中文译解均出自沙特阿拉伯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印制厂伊历 1407 年印制出版的版本。

“真主要如此创造他所意欲的人。当他判决一件事的时候，他只对那件事说声‘有’，它就有了。”

(5) - "وَأَنزَلْنَا عَلَيْهِم نَبَأَ ابْنَيْ آدَمَ بِالْحَقِّ إِذْ قَرَّبَا قُرْبَانًا فَتُقُبِّلَ مِنْ أَحَدِهِمَا وَلَمْ يُتَقَبَّلْ مِنَ الْآخَرِ قَالَ لَأَقْتَتَلَكَ قَالَ إِنَّمَا يُتَقَبَّلُ اللَّهُ مِنَ الْمُتَّقِينَ" (5: 27)

你当如实地对他们讲述阿丹的两个儿子的故事。当时，他们俩各献一件供物，这个的供物被接受了，那个的供物未被接受。那个说：“我必杀你。”这个说：“真主只接受敬畏者的供物。”

在以上五组《古兰经》经文中，每一组都有同一动词的主动和被动两种不同形式（或词根）（见下划线部分），其主动式动词的主语都是“الله”（真主），在相应的被动语态句子中，被动式动词的代主语是人、事或物，但其真正的主语是“الله”。当真正的主语“الله”不出现时，这些动词习惯以被动形式出现在句子中。口语中类似的表达还有很多。试比较以下习惯用语：

被动语态		主动语态	
恭喜你!	بُورِكَ فَيْكَ أَوْ مَبْرُوكٌ !	真主祝福你!	الله يُبَارِكُ فَيْكَ.
你们蒙主的怜悯!	لَعَلَّكُمْ تُرْحَمُونَ.	真主慈悲!	الله يَرْحَمُ.
真主佑他成功!	يُوفَّقُ بِاللَّهِ !	愿真主助你成功!	وَقَفَّكَ اللهُ لِلْخَيْرِ.
他康复了。	شَفِيََ مِنْ مَرَضِهِ.	真主使他恢复健康!	شَفَاكَ اللهُ !

在文学作品中，阿拉伯人在使用以上这些动词以及其他同类动词时，倾向于使用被动形式，如：
وجهت السؤال الأخير الى أمينة فدفعها الخوف وما طُبِعَتْ عليه من لين وتودد الى أن تجيب بها وهي تقاوم ما ركبها من ارتباك
قائلة: ... (نجيب محفوظ: ((بين القصرين)))

最后一个问题是问艾米娜的。生性温柔厚道的艾米娜满心恐惧，不得不克制着内心的恐慌，回答道……

ولكن ما حيلة التأديب فيمن قُتِرَ عليها فنونُ العشق والطرب والدلال؟! (نجيب محفوظ: ((بين القصرين)))
可她命中注定要过这种出卖色相，醉生梦死的生活，教训有什么用呢？

此外，还有一些动词在阿语中习惯以被动形式出现。如：

死亡，去世	تُوفِيَ يَتَوَفَى	出生	وُلِدَ يُوَلَدُ
昏倒，失去知觉	أُعْمِيَ يُعْمَى عَلَيْهِ	关心，关注	عُنِيَ يُعْنَى بِهِ
牺牲	أُسْتُشْهِدَ يُسْتَشْهِدُ	存在，有	وُجِدَ يُوجَدُ
发疯，精神失常	جُنَّ جُنُونُهُ	受伤	جُرِحَ فُلَانٌ
被命名	سُمِّيَ يُسَمَّى فُلَانٌ	长寿	عُمِّرَ يُعْمَرُ فُلَانٌ
以为，认为	حُيِّلَ لَهُ أَنْ	有机会	أُتِيحَتْ تَتَّاحُ لَهُ فُرْصَةٌ

在此类以被动形式出现的动词中，专门有一些动词用来表示病痛，如：

胃部不适	مُعِدٌ	感冒	زَكِمَ
头痛	رُئِسَ أَوْ أَصَابَهُ صَدَاعٌ	脾脏有病	طُحِلَ
肾脏有病	كُلِيَ	肚子痛	بُطِنَ

以上列举的句子和词语可以证明，阿拉伯语中被动式动词及被动语态的使用频率很高。当然，这里所指的使用频率高，是相对其他语言而言的。

二、阿拉伯语、汉语被动语态使用比较

汉语的被动语态有时会借助“被、给、让、把”等词语。有时甚至不需要借助词语，而只依

靠使用意义来体现被动含义，前者如：

钱被寄走了。

حُوِّلَ الْمَالُ.

教室让学生们打扫干净了。

نُظِّفَت حَجْرَةُ الدَّرْسِ بِطُلَّابٍ.

后者如：

这套房子卖了。

بِيعَتْ هَذِهِ الشَّقَّةُ.

狡兔死，走狗烹。

قُتِلَ الْأَرْنَبُ وَسُلِقَ الْكَلْبُ.

汉语的被动句，无论是借助词语，还是隐含于意义之中，在译成阿拉伯语时，都应该体现为以被动式动词为核心的被动语态。但反之则未必如此。汉语与阿语在表达上的区别从以上部分例句的翻译中便可见一斑。

《古兰经》是全体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心中最为神圣的经典，因而马坚先生对《古兰经》的翻译严格忠实于原文，但凡能在意义和形式上呼应的，翻译的汉语一定会尽可能地与阿语保持一致，故其中9节均加了“被”字。然而，尽管如此，马先生却将第1节翻译为“当太阳黯黯的时候”，将第3节翻译为“当山峦崩溃的时候”，第6节翻译为“当海洋澎湃的时候”，这样的翻译实属无奈，因为在汉语中一般不会说：“当太阳被…”，“当山峦被崩溃…”，“当海洋被…”这样的句式无法为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由此可以推断，即使在《古兰经》的翻译中，汉语被动语态的使用也少于阿语被动语态的使用。

以上文提到的文学作品为例，四处被动语态在译成中文时全部以主动语态出现：“艾米娜生性温柔”，“我命中注定”，“我有幸…”，又如：

ومن قبل ذلك اليوم تمت الخطبة ووردت الهدايا ونُقِلَ الجهازُ وعقدَ القرآنُ.

(نجيب محفوظ: ((بين القصرين)))

此前一天，订婚、送聘礼、运嫁妆、签婚约，该办的事情都办好了。

这里的译文将原文中的被动语态全部转化成隐含主语的主动语态。

لم يُوجَدَ (أحمد) عند المدخل، ولا فيما يلي هذا من فناء البيت الذي اصطفت به الأرائك والمقاعد وأقيمت في صدره منصةُ

(نجيب محفوظ: ((بين القصرين)))

الغناء.

艾哈迈德既不在门口，也不在院子里，院子里排列着沙发和凳子，中央搭起了歌台。

在此句的翻译中，将第一个被动语态转成了主动语态，第二个被动语态译成了隐含的（未借助词的被动语态）被动语态。

从汉、阿文学作品中的不同表达习惯也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译成汉语的句子中，被动语态的使用频率也大大低于阿语中被动语态的使用频率。

新闻报道语体中汉语、阿语被动语态使用情况也是如此，例如：

يروى المشهد تفاصيل أحدث جريمة إسرائيل تُرتكَبُ في حق المدنيين الفلسطينيين من أطفال ونساء. (الحياة 24 / 6 / 2006)

此场景描述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平民——儿童和妇女——犯下的最新罪行的细节。

طغت على محادثات الرئيسين مبارك وبشار الأسد أمس في القاهرة، الأزمة السورية - اللبنانية على المواضيع الأخرى، بما فيها

(الحياة 24 / 6 / 2006)

ما أُثيرَ عن وساطة مصرية بين سورية والأردن.

在昨日穆巴拉克与巴沙尔·阿萨德两位总统在开罗举行的会谈中，叙黎危机压倒了其他问题，其中包括引人注目的埃及在叙利亚、约旦之间的斡旋。

مما لا شك فيه ان المنطقة العربية تُعتَبَرُ سوقاً مهماً للمنتجات الصينية ومورداً رئيسياً للمواد الأولية ومصادر الطاقة.

毫无疑问，阿拉伯地区是中国产品的一个重要市场，也是原料和能源的一个重要来源地。

或:毫无疑问,阿拉伯地区被看作是中国产品的一个重要市场、原料和能源的一个重要来源地。

يُعَدُّ الطَّبُّ الصِّينِيُّ التَّقْلِيدِيَّ التَّرَاثَ الْآخَرَ نُقْلًا إِلَى بِلَادِ الْعَرَبِ.

中国传统的中医是传到阿拉伯国家的另一种遗产。

或:传统中医被看作是传到阿拉伯国家的另一种遗产。

前两例新闻报道语体中原阿语中的被动语态在汉语中转为主动语态,后者阿语中的被动语态在汉语中可译为隐性被动(如“引人注目”),也可译为显性被动语态(如“备受关注”)等。后两例为新闻评论语体,两例中的第一个被动语态تُعْتَبَرُ、يُعَدُّ的代主语在汉语中转为动词“是”的主语,后者阿语中的第二个被动语态在汉语中成为主动语态,其代主语在汉语中成为主语。一般情况下,新闻语体中被动语态的使用频率低于文学作品,但通过上述例子对比分析,我们仍可就此推断,阿拉伯语被动语态使用频率高于汉语。

三、阿拉伯语被动语态使用频率高的原因

语言的意义除理性意义和语用意义外,还存在着语法意义。语法意义简言之就是关系意义,即:两个以上的语法单位之间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效应”意义。这种意义既不能由A语法单位来指称,也不能由B语法单位来指称,也不是由AB实体来指称的,而是由A与B之间的关系形式来指示的。比如通常所说的动宾关系、修饰关系、施事、受事、主语、宾语、名词、动词、性、数、格等,都有语法意义。^{[3] 25-26}

句子主动语态、被动语态所表现的正是施事、受事、主语、宾语、动词等之间的关系意义。而这些语法单位之间的关系意义,并不是语言本身自然存在的,而是创造和使用语言者的主体意识的体现。“从根本上说,语法意义是使用语言的人赋予若干语法单位的、一种说明某一语法单位与另一语法单位之间存在某种特定关系的主体意识。”^{[3] 25-26}

在主动语态中,施事即主语占据主动和支配地位。在阿语的被动语态中,原来的宾语转化成形式上的主语,而真正的主语要么省略,要么隐含,要么以介词受词形式出现,如:

كُسِرَ الزَّجَاجُ.
玻璃被打碎了。

أَفَلَا يَنْظُرُونَ إِلَى الْإِبِلِ كَيْفَ خُلِقَتْ وَإِلَى السَّمَاءِ كَيْفَ رُفِعَتْ وَإِلَى الْجِبَالِ كَيْفَ نُصِبَتْ وَإِلَى الْأَرْضِ كَيْفَ سُطِحَتْ. (88: 17-22)

难道他们不观察吗?骆驼是怎样造成的,天是怎样升高的,山峦是怎样竖起的,大地是怎样展开的。

وَأَمَّا عَادًا فَاهْتَكَمُوا بِرِيحٍ صَرْصَرٍ عَاتِيَةٍ. (69: 6)

至于阿德人,已为怒吼的暴风所毁灭。

在这三个例子中,例1强调的是玻璃打碎的事实,并不关注谁是动作的施动者,故实际主语因主观忽略而省略,失去支配地位;例2中的四个被动动词的真正主语是“الله”,这是众所周知的,故隐含不提,但尽管不提,真主的支配作用却在这一语境中得以凸显;例3中的真正主语以介词的受词形式出现,即“暴风”。

在阿拉伯语约定俗成地使用被动语态的表达,特别是实际主语为安拉的习惯表达中,阿拉伯人赋予这一结构以鲜明的宗教意识,即安拉是主宰着一切的创造者,世上万物包括人类均是被创造者(المخلوق),安拉的地位至高无上,可以支配一切,被创造者处于被支配地位。如上述例句中

的“فُضِيَ عَلَى أَنْ...”、“فُزِرَ لِي أَنْ...”，虽然汉语将其翻译为“我命中注定……”、“我有幸……”，但实际主语却是“الله”（真主），是“安拉使我命中注定，使我有幸……”由此可见，阿拉伯人对被动语态如此频繁地使用源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以及因此形成的对世界的认知方式。

伊斯兰教是伊斯兰文化的核心与主体，也是伊斯兰文化的灵魂。大多数阿拉伯人信奉伊斯兰教，它深刻影响了阿拉伯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伊斯兰教信仰包括信真主、信使者、信天使、信经典、信前定、信后世，其核心便是信真主。在伊斯兰教中甚至有“认主独一”的研究学科，即“认主学”（علم التوحيد）。在穆斯林看来，“造物必有匠，造物必有主”，安拉是独一无二的主，“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恩养者、主宰者和受拜者，也是清算日的掌权者和裁判者。”“安拉是全知全能的、为所欲为的，无求于物而为万物所需求。”“安拉是万物的本原”^{[4] 86}。

正是基于这一信仰，阿拉伯语中有很多习惯使用被动式的动词，如أغْمِيَ عَلَيْهِ يَوْجِدُ شَفَى、استَشْهَدَ تَوَفَّى 等的实际主语都是安拉，这对阿拉伯人是不言自明的，故隐舍不提。在这种习惯的影响下，阿语中被动语态的使用频率较高，尽管其真实主语并不一定都是安拉。如：

لم يُعْمَرْ الشَّابِيُّ (أبو القاسم) حتى وافته ألمنية وهو لم يزل في صدر شبابه، فُتُوْفِي فِي التَّاسِعِ مِنْ أَكْتُوبَرِ 1934.

沙比未及长寿便遭灾难，正当青春年少时便于1934年10月9日去世了。

直译：真主未使沙比长寿，便遭灾难。

فُوجِيَ الرَّجُلُ قَلِيلًا وَخُيِّلَ لِي أَنْ مَا بَيْنَ عَيْنَيْهِ قَدْ تَعَكَّرَ. (الطيب صالح: ((موسم الهجرة إلى الشمال))

这人有些惊愕，在我看来，他的眼睛有些混浊了。

كَلَّمَا أُجْبِرَ عَلَى الْإِنْقِطَاعِ عَنِ الدِّرَاسَةِ أَصَابَتْ أَمَالَهُ طَعْنَةٌ مِنْ قِتَالَةِ دَامِيَّةَ. (نجيب محفوظ: ((خان الخليلي)))

每当他不得不中断学业时，他的希望就遭到致命的流血的打击。

انه يواجه المجهول ويصافحه ويرمى بنفسه في خضمه كأنما كُتِبَتْ عَلَيْهِ المَغَامِرَةُ والمَقَامِرَةُ وَرُكُوبُ المَسْتَحِيلِ.

(نجيب محفوظ: ((ملحمة الحرافيش)))

他面对不可知的一切与之握手，将自己投入到其漩涡中，好像他注定要去冒险、赌博、去探索不可能的事情。

四、结语

从对阿、汉两种语言的语法范畴的对比分析中，可以得知这两种语言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个民族在认知现实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思维方式不同。汉语语法建构的核心是意合，其句子结构以语义为核心，强调“以意运法”、“以神统形”，这种词语排列所映射的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反映了汉民族综合统一的整体思维方式。与阿拉伯语相比，汉语中被动语态使用频率较低，这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本位思想不无关系。汉语被动语态缺少形式标记，大多为意义上的被动语态，这应与汉民族习惯知觉中主观体验和感悟的思维方式有关。汉语在句子结构中的人本倾向，源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其立足点是人的主观体验和感悟。在中国文化中，人与客观世界不是对立而是融合的，人是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万物皆备于我”、“万物与我为一”。《中庸》中对此有过清楚的表述：“唯天下之至成，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之人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即“天地万物之性与人性是一致的，尽人之性可以尽物之性。这是一种与西方‘主客二

分’不同的‘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是一种主体涵蓄客体的思维。”^{[5] 270}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汉语句式结构所反映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便不难理解。

[参考文献]

- [1] 何善芳,等.英汉语言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 [2] 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近午时期) [M].朱凯,史希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3] 金立鑫.语法的多视角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 [4] 金宜久.伊斯兰教[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
- [5] 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The Cultural Insight into the Inferential Thinking in Arabic Grammar

GUO Shaohua

Abstract Grammar describes the way a language is organized and constructed. It is the result of social contract and of mankind's abstract thinking over long periods of time. Grammar includes what is common to all human beings, as well as what is particular to a single people. Grammatical rules and theories represent conventions within language groups and the ways of thinking of linguists. The Arabic grammar is striking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Chinese, and is similar to those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 which are formal grammars with apparent morphological markers. They exhibit clear logical inferences which follow the basic methodology of concept, judgement and infere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is phenomenon and its origins from historical, philosoph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Key Words Arabic Grammar; Passive Voice; Arab-Islamic Cultur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责任编辑:李 意)